

TUILLI XIAO SHUO XUAN



日本短篇推理小说选

辽宁人民出版社

日本短篇推理小说选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1·沈阳

内 容 提 要

本书选译了日本十八名作家的二十五个短篇推理小说。多数篇章颂扬了美好情操，鞭挞了罪恶行径；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日本社会的真实面貌。

作家在创作上各有不同的风格。有的细腻抒情，娓娓动听；有的逻辑绵密，情节惊险；也有的含蓄深沉，耐人寻味。……

日本短篇推理小说选

辽宁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8段1里2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第二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22 1/2 插页：5

字数：510,000 印数：1—150,000

1981年8月第1版 1981年8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090·292 定价：2.00元

序

—

近几年来推理小说在世界各国颇为流行。有的作品问世不久就受到读者欢迎，成了畅销书。许多作品被搬上银幕，从而给电影这门艺术增添了一个新品种——推理电影。

推理小说为电影开辟了新的道路，推理电影又为推理小说作了极好的宣传。

日本的推理小说（旧名侦探小说），是历史较久的。早在幕府末年它就出现了。最早的作家有神田孝平，他翻译了荷兰的所谓“刑事案件小说”《荷兰美政录》，把其中的一篇《杨牙儿奇谈》，刊载于明治十年（1877）《花月新志》上，这是一个小小的开端。从明治二十一年（1888）起，黑岩泪香涉猎了海外作品之后，把他认为优秀的加以改头换面，陆续发表了不少这类翻版小说。即照搬原作，只是把人物的名字换成日本人，故事发生的地点搬到日本。由于文笔明快生动，内容引人入胜，所以大受读者欢迎，从而开创了所谓侦探小说繁盛的时代。明确地提出“侦探小说”这一名称的是他1891年发表的《美人狱》。因为黑岩泪香的作品脍炙人口，所以追随于后的便大有人在，主要的有丸亭素人、原抱一庵、水田南阳外史等

人。当时的现友社一派看到侦探文学有如此魅力，能吸引大量读者，便动员了该派的江见水阴、泉镜花、石桥思案、中村花瘦等人，写了不少粗制滥造的作品。

到了大正年代，谷崎润一郎、佐藤春夫、芥川龙之介也发表过带有侦探趣味的作品，当然，这并不是说他们也是侦探小说作家。

大正十二年（1923），江戸川乱步发表了《两个铜板》，就当时来说，这是一部水平相当高的侦探小说。继此之后，侦探小说就出现了两派，一派是所谓以“解谜”为中心内容的作品，另一派则是带有谈鬼说怪成分的所谓幻想小说。不管哪一派，当时看来，内容都颇为新颖，引起了世人的注目。特别是由于大正九年（1920）创刊的杂志《新青年》大力介绍了西方的侦探小说，为江戸川乱步作品的出现提供了良好的条件。随之而来的是专门写侦探小说的作家人才辈出，从而促进了侦探小说流派的形成。

当时就分为坚持逻辑推理的正统派和描写鬼怪、幻想、犯罪、变态心理、科学幻想等类别的“变格派”。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作家，属于前一派的有江戸川乱步、甲贺三郎、角田喜文雄、平林初之辅、浜尾四郎等人。属于后一派的有小酒井不木、大下宇陀儿、水谷准、横沟正史、城昌幸、梦野久作、海野十三、小栗虫太郎、木木高太郎、久生十兰等人。

战争结束后，一度被限制写作的作家们东山再起，创作异常活跃。内容不劣于欧美作品的长篇巨著日渐增多。这时，横沟正史、坂口安吾、高木彬光等人都有巨著问世；香山滋、岛田一男、山田风太郎、大坪砂男等人别具一格的作品，也为这一文坛生色不少。1946年，木木高太郎提倡推理小说，他主张，仅仅象以往的侦探小说还不够，应该使这类作品成为可供

读者思索与逻辑推理的小说。由于他过分强调艺术性而忽视侦探小说的特点，所以没得到大家的支持。然而，“推理小说”这一名称却成了侦探小说的同义语并且被广泛使用了。

1957年，松本清张参加了推理小说的创作活动。他反对老一套的内容，即局限于男女痴情，个人恩怨，或者流氓集团之间的争斗，总之，强调这类作品描写的内容要有社会性。在这种思想指导之下，他于1958年发表了《点和线》。小说描写了便衣警察经过细致的调查，通过合乎逻辑的推理，终于把同某部官员相勾结、谋取暴利的杀人犯——机械工具商人安高逮捕归案。小说揭露了官商勾结的内幕，具有明显的现实主义倾向，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不久，文坛上把这种推理小说称为“社会派推理小说”。

松本清张的作品，主要反映的是五十年代的日本社会现实，即美日当局互相勾结所制造的种种事件以及人间的悲剧等等。

属于这一派的主要作家有水上勉、有马赖义、黑岩重吾、梶山季之、户川昌子等崭露头角的人物。另一方面，正统派的鲇川哲也、仁木悦子、土屋隆夫、笹泽左保、佐野洋等人也颇为活跃。多样派的作家则有多岐川恭、结城昌治、陈舜臣、三好彻等等。属于冷酷派的则有生岛治郎等人。

社会推理派作家后起之秀的森村诚一，于1969年发表了《摩天大楼的死角》，获得了第十五届“江戸川乱步推理小说奖”。1976年以后，他的《人的证明》《野性的证明》《青春的证明》（即所谓“三证明”）名噪一时，曾先后拍成电影和电视片。

森村诚一的作品的特点是：反映了日本在经济高速度发展之下，社会的种种病态和畸形现象，以及人们在这种资本主义

制度之下所受的心灵创伤。并且森村的作品更具文学性和故事性。

作品倾向和森村相同的作家之中，知名的有西村寿行、夏树静子等人。

社会派推理小说的内容基本上有两大类。

一类是描写日本战败投降后、美军占领下的贫穷与屈辱生活。此时此刻这些虽然已成陈迹，但给人们留下的心灵伤痕却创痛犹深，因此成为犯罪的潜在因素。例如《人的证明》，女主角八杉恭子曾与美国黑人同居。二十余年之后，丈夫当了国会议员，本人也成了社会名流。同黑人所生的儿子迢迢万里从美国前来寻找母亲。恭子惟恐过去耻辱的历史暴露，竟将亲生儿子杀死。水上勉的《虫宴》，内容也与此相仿。

另一类是描写金钱万能的社会里人们精神世界的空虚、自私自利，道德败坏。为了争夺钱，不惜消灭对方，以致造成种种光怪陆离的犯罪事件。

不能否认，日本的推理小说中有一些作品具有现实主义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日本社会的现实，甚至各种根本性的问题。但是，好多作品，存在问题。

其一是夸大了刑事警察的作用。有些作品则把警察描写成正义的化身。

其二是有些作品黄色描写部分充斥全篇。正是因为推理小说具有广泛的群众性，而且青年一代的读者颇多，所以对有些作品的腐蚀作用也就不能低估了。

他如偏重情节的离奇、内容雷同、客观环境繁琐的叙述等等，缺点还是不少的。

二

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条件下，推理小说大多以刑事犯罪为主要内容，过多地描写事件的过程而忽略了描写人物的内心世界以及题材范围的狭窄等，是推理小说存在的缺点。但，仅仅抓住这一点作为主要论据而企图否定它，把它摒弃于文学的大门之外，这显然是不公平的。

一部好的推理小说有上百万乃至几百万的读者，是改编为电影、戏剧的重要基础。这种文学现象本身就说明了它是地地道道的大众化的文学而不是别的。中国最早的平话，晚近的说唱文艺，在它们的初兴阶段，何尝不是被目为“下里巴人”的东西而被拒之于文艺大门之外？电影诞生初期，很多人也不承认它是艺术，然而事实证明它的确是艺术。

顾名思义，推理小说的特点在于推理。它用逻辑推理的方法把一个乍看起来千头万绪、疑窦丛生的问题，或者一个无法了解发展过程及其必然归宿的事件，或者一桩扑朔迷离无从查证的案件，合情合理地搞个水落石出，总之，面对重重疑团，以逻辑推理的方法，排云驱雾，反复调查，分析研究，终至真相大白。

我们姑且不论它的劝善惩恶的巨大功能，单就锻炼读者的逻辑思维能力，促进对问题的调查研究，周密思考，过细分析，寻求合理的答案，得出正确的结论等等巨大作用，就很值得重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需要有逻辑思维能力，明辨是非，分清哪些是似是而非，哪些是似非而是，透过现象，认识本质。《吕氏春秋》中的“疑似篇”中就特别强调“疑似之迹，不可不察”，这是告诫人们，要用逻辑推理的方法观察事物本质，

解决矛盾，而以文学形式形象化地教人善于“察疑”，使人“益智”的，则非推理小说莫属。

辽宁人民出版社选编了日本短篇推理小说选，欢欣鼓舞之余，却不免怀着更高的希望：通过外国优秀推理小说的介绍，促进我国推理小说创作上的繁荣，使推理小说这枝花在我国文学园地上宿根分蘖，竞芳吐艳，这大概不是什么奢望吧。

李正伦

一九八〇·四

目 录

黑手帮〔江戸川乱步〕	王 凌译 (1)
深夜来客〔保篠隆绪〕	平献明译 (24)
“木星号”遇难记〔松本清张〕	文洁若译 (43)
证言〔松本清张〕	张柏霞译 (63)
残酷的视野〔森村诚一〕	于 雷译 (81)
“神风号”遗恨记〔森村诚一〕	于纯厚译 (116)
神秘的五角银币〔横沟正史〕	孟宪仁译 (159)
白色的铁索〔水上 勉〕	陈 涛译 (176)
牙 齿〔水上 勉〕	柯森耀译 (199)
向阳的交椅〔佐野 洋〕	平 漠译 (244)
显灵的照片〔佐野 洋〕	李 学译 (275)
凶恶的来信〔仁木悦子〕	林 玛译 (308)
五岛·福江之行〔石泽英太郎〕	赵 耀译 (333)
视 线〔石泽英太郎〕	李 华译 (364)
敦厚的诈骗犯〔西村京太郎〕	吴树文译 (387)
柴田警察奇妙的副业〔西村京太郎〕	孙好轩译 (417)

五个钟表〔鲇川哲也〕	陈淑华译 (446)
相似的房间〔鲇川哲也〕	葛知青译 (481)
肮脏的勾当〔结城昌治〕	曹鸿诚译 (516)
大海的请帖〔笹泽左保〕	于雨田译 (543)
被涂抹的脸〔户板康二〕	楚心雅译 (571)
狂笑的人〔多岐川 恭〕	莽永彬译 (593)
最后的看客〔生岛治郎〕	马兴国译 (616)
军某重大事件〔小林久三〕	李正伦译 (641)
凶恶表演赛〔山村美纱〕	孙好轩译 (670)

江戸川乱歩

黑手帮

江戸川乱歩（1894——1965），日本偵探小說的開山祖。本名叫平井太郎，生于三重縣名張市。1916年早稻田大學畢業后，從事過十多種職業。自1923年發表處女作《兩個銅板》后，不斷創作怪異、幻想和偵探小說，开辟了日本純推理小說（即本格派）的途徑。1947年成立日本偵探小說作家俱樂部，出任會長。1954年开始設“江戸川乱歩賞”，獎勵出色的推理小說（偵探小說改名）作品。

《黑手帮》，反映了日本當時流傳強盜、綁架逞凶的事屢見不鮮。小說中的一位小姐失蹤后收到恐嚇信，給強盜送了巨款，因而她被肯定為被黑手帮綁架，這毫不足怪。然而，在一位善于推理、乐于助人的好事者幫助之下，案情大白，原來小姐和僱人各為遂其痴情心愿，製造了錯綜複雜的“黑手帮綁架案”。

故事曲折，引人入勝；結尾處既出人意料，又意趣盎然。

本篇譯自平凡社1932年版《現代大眾文學全集》續第十八卷。

編者

• 1 •

再讲一个明智小五郎破案立功的故事。

这个案件是我认识明智一年左右的时候发生的。它不仅充满着戏剧性的情节，引人入胜；还因为当事者是我的一个亲戚，更使我难以忘怀。

通过这个案件，我发现明智具有猜解密码的非凡才能。为了引起读者的兴趣，让我将他解破的密码内容，先写在前面。

“早就想看望您，但始终没有机会，延至今日，非常抱歉。连日来，天气转暖，最近一定前去拜访。前赠小物，不成敬意，蒙你礼赞，深感不安。手提包是我闲来无聊，为了解闷才拙手绣成的。甚至担心会受到你的批评呢。时令不正，请多多保重身体。再见”。

这是一张明信片的内容，一字未动地抄下来了。从文字的涂抹到各行文字的排列，一切都保留了原文的样子。

那么，让我来讲这个故事。当时我为了防寒避冬，同时也带了一点工作，正住在热海温泉的一家旅馆里。每天除了洗洗温泉外，就是外出散步或静卧休息。同时也利用空闲时间写点什么，过着极其悠闲舒适的日子。当我洗完温泉出来，心情愉快地、暖洋洋地坐在向阳走廊的藤椅上，漫不经心地浏览着当天报纸的时候，突然看到一条重要消息。

当时在东京有自称《黑手帮》的一伙强盗，为非作歹，肆

无忌惮，虽然警方多方侦察，但始终没有破案。昨天刚抢劫了某某富翁，今天又袭击了某某贵族，而且传说又愈来愈离奇，弄得首都人心惶惶。报纸的社会版上也每天不断地大登特登这方面的消息。今天继续用特别引人注目的《神出鬼没的怪贼》这样的三栏大标题加以渲染。由于我看惯了这一类的消息，因而它并没有引起我的兴趣。但是在那条消息的下边，在有关黑手帮的被害者的各条消息中，使我非常吃惊地看到了“××××氏遭到袭击”的小标题下登出的十二、三行消息。我所以感到吃惊，是因为消息中提到的××××氏是我的伯父。消息写的很简单，只说是××××氏女儿富美子被怪贼拐骗，赎金一万元也被骗去。

我出生在一个极其贫困的家庭。在来温泉休养之前，一直靠卖文鬻字为生。但不知为什么伯父却是一个很富有的财主，担任两三家大公司的董事。这样，他就有足够的条件成为黑手帮的目标。伯父过去事事都非常照顾我，所以不管怎样我也必须赶回去看一看。真怪我粗心大意，伯父家的这场意外灾祸，甚至赎金都被骗走这样的事，当时我竟全然不知道。我想伯父一定往我们住处挂过电话，由于这次旅行我没有告诉任何人，他们没有办法和我取得联系。因此我只是在报纸上发表了这条消息之后才知道的。

我匆忙地整好行装赶回东京，立即跑到伯父家。到那里一看，伯父夫妻二人正在佛龛前虔诚笃敬地敲着太平鼓和木梆子，反复念诵《南无妙法莲华经》七个字。我知道他们一家都是日莲宗信徒，对佛祖非常虔诚。在念经时间如果不是事先约好就是最熟悉的人也是不准出入的。我觉得有些奇怪，因为当时并不是念经的时间。上前一问，原来事件还没有解决，尽管赎金已经按照强盗的要求交出，但是那个宝贝姑娘还没有给放

回来。在精神万分痛苦又无能为力的时候，只有反复念诵《南无妙法莲华经》，以求佛祖保佑，搭救他们的女儿。

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黑手帮。那是几年前的事，有的读者还可能记得当时的情景。他们总是先把被害人的子女拐骗走，作为人质，然后要求巨款赎金。他们在恐吓信上详细地指定某月某日某时，携带现款若干元到某地。黑手帮的头目准时地等在那里。就是说赎金要由被害人直接交给强盗。这是多么放肆和大胆；不过他们在行动上却十分谨慎，不论拐骗也好，恐吓也好，接受赎金也好，干的干净利落，不留一丝痕迹。如果被害人事先到警察署报告，交赎金的地方埋伏有便衣警察，不知道他们从哪里得到了消息，决不到那个地方去。而且那个被害人的人质随后就要遭到残酷的迫害。看来黑手帮案件不象是社会上犯罪青年那样轻举妄动，肯定是一些有头脑而且极为大胆的家伙们。

且说被强盗光顾的伯父一家，从伯父伯母开始，个个吓得张皇失措，面无人色。一万元的赎金交出去了，可是女儿并没有回来。这使得在实业界被称为“计谋多端的老狐狸”——我的伯父，也束手无策了。这就是他一反常态，肯于向我这样一个小毛孩子商量求助的原因。我的堂妹富美子当时十九岁，长得又很漂亮。所以，当交了赎金之后还没有放回人来，自然使人担心她会不会遭到强盗们的毒手。否则，便是强盗们看到伯父容易被敲诈，一次不满足，就两次、三次地威胁，继续要赎金。不论怎样，对伯父来说，没有比这件事更令人担心发愁的了。

伯父除富美子外还有一个儿子。可是他刚念中学，做不了什么事。这样，我便充当了伯父的参谋，同他一起商量对策。经过仔细地打听之后，我发觉强盗的作法不象传说那样的简

单，而是非常巧妙，甚至有些象妖魔鬼怪一类怕人。我对犯罪、侦察这类事情具有异乎寻常的兴趣。在大家所熟知的《D山坡杀人案》中，有时我甚至想去冒充业余侦探。如果可能的话，甚至还想和那些专职侦探较量一下。当时尽管我动了不少脑筋，可是最后并没有成功，因为根本没有发现任何线索。这次，虽然伯父也到警察署报了案，但靠警察能解决问题吗？至少从到今天为止的侦察情况看，是没有把握的。

这样，我很自然地想到了我的朋友明智小五郎。如果委托他办这个案件，肯定会弄出个眉目来的。我便把这个想法说给伯父。伯父这时的心情是能请来商量的人愈多愈好。再加上平素我已多次讲过明智的侦察本领，因此，尽管伯父还不十分相信他的才能，但还是让我请他来。

我乘车到那家熟悉的纸烟铺去，在二楼那间装满各类图书的四铺席半的房间里见到了明智。碰巧的是他从几天前已经着手搜集黑手帮的材料，正在对材料进行他拿手的推理。从他的口气听来好象已经理出了一些头绪。我把伯父的意思一说，正是他求之不得的实际案例，于是他很爽快地应诺下来。我立即带他一起到伯父家去了。

不一会儿，明智和我便同伯父面对面地坐在伯父家那间修建得非常考究、摆设又十分风雅的客厅里了。伯母和寄居在伯父家的学仆牧田也出来参加谈话。牧田作为伯父的保镖在面交赎金那天曾一同去过现场。他是为了补充情况被伯父叫来的。

忙乱中送上来红茶、点心等。明智只拿了一支待客用的进口高级香烟，彬彬有礼地吸着。伯父身材高大，又兼营养过多和很少运动，所以非常肥胖。他不愧是实业界的老手，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也没有减少他平素的威严。伯父的两旁坐着伯

母和牧田。由于两个人都长得很瘦，尤其是牧田，异乎寻常地矮小，这就愈发衬托出伯父的魁梧。双方见面略事寒暄后，尽管事前我已经简要地介绍了情况，但明智仍提出希望再详细地讲一讲事件的经过，于是伯父便开始介绍起来。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六天前，也就是十三日那天中午，我的女儿富美子说到朋友家去玩，便换了衣服出去了。一直到晚上也没有回来。这时由于我们已经听到黑手帮的可怕传说，我的妻子首先担心，就往女儿的那个朋友家打电话询问，回答是今天根本没有去过，我们这才慌了神。接着尽我们所知，给她所有的朋友家都挂了电话，回答都是她没有去。后来又把学仆和经常来往的车夫都召集起来，四面八方到处寻找，整个夜晚眼也没合的过去了。”

“对不起，我打断了您的话。请问，当时有人确实看到小姐外出过吗？”

明智这样问后，伯母代替伯父回答说：

“啊？据说女佣和学仆他们确实都看见了。特别是一个叫阿梅的女佣说，她记得亲眼看到了小姐出门后的背影，可是……”

“以后的一切便不清楚了，住在附近的人或来往走路的人，也没有人看见您家小姐，是吧？”

“是的，”伯父回答说。“女儿没有坐车，是走着去的，因此，如果遇到熟人是会被看到的。正如您所见到的，这条街是个僻静的住宅区，虽说是住得很近的邻居，也很少有人出来走动。我也尽可能地到处打听，却没有一个人看见过我的女儿。因此，我正在犹豫：是不是要到警察署去报案。就在第二天中午刚过，收到了大家都担心的黑手帮来的恐吓信。果然不出所料！当时确实是惊恐万分。我的妻子他们竟哭个没完没